

责任编辑 木子 周易

装帧设计 曾智勇

书 名 飘过云彩

作 者 岑凯伦

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(中国·深圳)

发行者 湖北省文化艺术中心

印刷者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

版 次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 170千字

印 张 7.75

印 数 1—50,000册

书 号 ISBN7—80542—085—8/I·24

定 价 2.50元

目 录

一、天生一对.....	1
二、暂时分别.....	37
三、帮忙表姊.....	62
四、客串情人.....	96
五、佳偶天成.....	203

一、天生一对

花子晴的书房是很孩子气的。

纯白色的书台是平齐窗台建造的，台上放了向日葵形的钟、天鹅头颈的台灯，大南瓜的插笔箱。

连着书台是一个五格白色架子，上面放了花子晴中、小学所获得的奖杯：比如游泳、唱歌、朗诵、作文、球赛，她是个很活跃的女学生。

左面墙有个书架：里面收藏了不少名著和参考书，间中也有几本时代文艺小说。

左面有一台电脑，中学会考拿了四个 A 爸爸送的奖励纪念品，下面的架子放着她许多心爱的玩具，由很小的米奇老鼠和大熊猫都有。

窗门大开，洁白的窗纱左右用绿蝴蝶结扣起，窗台种了好几盆盆栽，其中一盆是娇黄的拖鞋兰。

书台前有张白色五脚转转椅，花子晴坐上去，遇到功课有难题，她咬着笔头在椅子上转几下，很快就把难题解决，屡试不爽。

功课做妥，把书台收拾好，拿起花钟一看，哗！七点钟啦！她走出去，一直走到厨房，看见一碟炸鱼柳，拿起一块便

吃。

林嫂看见她，作势打她，盯住她说：“快去做功课！”

“都做好啦！”她吃得津津有味，想拿第二块，林嫂拍她的手。

“菜给你吃光了，等会儿表少爷来吃甚么？”

“吃西北风！发运啦！今晚有忌廉海鲜汤，芝士锅龙虾……”

“表少爷就快来了，还不快去洗澡更衣，别来厨房烦我，出去！出去！”

“洗过澡了，没有看见我换了件大白兔T恤。林嫂，我肚子饿，给我吃块龙虾，好吗？”

“你下课回来不是吃了一大杯雪糕，你一天的只顾吃，不怕发肥？”

“不怕，我高嘛！”

“你不怕，表少爷怕，表少爷喜欢女孩子高高瘦瘦，你再馋嘴，表少爷扔了你。”

“他不敢扔我的，他敢变心，我就去自杀……”

“大吉利是，掌你的嘴。你妈在叫你，你还不快点出去？”

花子晴一手拿了块鱼柳，便跑了，到客厅，花太太叫她听电话。

“喂！表哥，七点了，我饿昏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来？”花子晴吃罢鱼柳，吮吸指头，花太太拿盒纸巾给她。

“什么？又有事？林嫂煮了一桌子好菜，明天来吃？哼！林嫂恨死你。”她嘟着嘴很不开心。

“好啦！算啦！你明天向林嫂负荆请罪……晚上别来电话，我早睡了，不说了，我要洗手。”

她挂上电话跳起来。

“子晴，建国又不来吃饭？”

“是嘛！一连三次，也不知道他忙什么？”

“小俩口是不是吵架了吧？”

“谁跟他吵？”花子晴抿抿嘴：“不过我正准备跟他吵呀！爸爸回来了，林嫂，开饭啦！”

“建国呢？”花先生放下公文箱。

“他，人间蒸发了！”

花子晴和杜月华在大学饭堂吃饭。

余米高和几个男孩子过来打招呼，又和杜月华耳语了一会。

男孩子走开，杜月华看着他们背影，说：“余米高就是不死心，服了他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花子晴在吃蕃茄牛肉饭，她吃东西很专注。

“你入大学差不多一年，他们也差不多追了你一年，几乎全大学都知道你有个英俊的表哥，强敌当前，大家都纷纷退出，就只剩下余米高。看样子你不披婚纱，他仍然会继续追求你。”

“有毅力、有恒心，能坚持是件好事。”花子晴点点头说：“余米高的条件其实也不差。”

“跟你表哥比就差了点。”

“人比人，比死人。”花子晴抹抹嘴，喝两口冻汽水：“他刚才跟你说什么？看样子他转移目标追求你！”

“我才想！他说下课后请你吃茶，求我代传达。其实，他真多余，你每天下课都有表哥来接……”

“他三天没有来接我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肯和余米高去吃茶？”杜月华很意外，花子晴从不睬别的男孩子。

“你去，我便去，反正我也想去吃雪糕……”

年轻人是比较快乐，因为烦恼少，特别是学生，衣、食、住都有父母供给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挣扎求存。

三个人一面吃冰淇淋，一面议天说地，单是说大学里的事，也可以说半天。

“今天难得这么高兴，等会儿我们去看电影，吃晚饭。”余米高提出。

“请看戏，吃饭？什么名堂？”杜月华本来是有点喜欢余米高，但余米高却不领情，盲目似的追求花子晴。杜月华对他失望感到反感，有了成见便老针对他。

“请看戏，吃便饭还要找名堂？况且现在我们一起吃茶……”

“吃茶小意思，何况又是同学。但看戏吃饭便不同，我们又不是交际花，为什么一定要陪你？”

“不是没有理由的，我因为认识花子晴同学而高兴，想庆祝一下。”余米高直接问花子晴：“肯不肯赏面？”

“今天不行！”

“哼！”杜月华冷笑一下。

“唉！”余米高很失望的样子。

“明天，明天可以。”花子晴说：“我今晚回去告诉林嫂明晚不回家吃饭，出外吃饭要预先通知她，否则她会骂人，她比我妈还凶。”

“子晴，”杜月华拉拉她的衣袖：“下课不回家，你表哥会不

开心。”

“我现在也不开心，大家各自忙，反而平衡。余米高，我答应你！”

“谢谢你，花子晴同学！”余米高兴奋，几乎要握着她的手，吻她的手背。

“谢什么？不是你请客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是感谢你答应我的约会。”

“大家同学不要客气。”

杜月华就不大明白花子晴，因为，她早就知道花子晴和他表哥青梅竹马，感情很好，花子晴也经常表示非表哥不嫁；而余米高虽是一表人才，但比起花子晴表哥还差一点。

花子晴开了门进去看见杨建国独坐客厅，便向他高举起手：“嗨！”

杨建国走过去，把她的手拉下来：“你下课为什么不回家？”

“法例规定下了课一定要回家？妈都不管。”花子晴摔开他，走到后面饭厅。那儿有个冰箱，她拿了两罐汽水，抛了一罐给建国。

“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花子晴喝口汽水才答：“和同学去街。”

“跟谁去？”杨建国放下汽水，追上去，他很不高兴，当他要见花子晴时她不在。

“杜月华……”

“啊！我见过。两个女孩子去街去得那么晚。”杨建国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还没有说完呢！除了杜月华还有余米高、郑子昌，有两个男孩子护送，多晚也不用怕，对不对？”

“哎，你竟然和男孩子出去，你答应我进大学不交男朋友的。”

“谁说我交男朋友？余米高只不过是同学。况且，我又没有和他单独出外，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去的。”

“那一个请客？杜月华？”

“杜月华请客不会不请你，不过要请你也不容易；是余米高请客，为了能认识我而请客，还请看戏，请吃饭。”

“余米高在追求你，承认不承认？”杨建国再次把她捉住。

“他要追求我也没有办法，又不是我主动，又不是我的错。”

“但你不应该赴约，你竟然和他又看戏又吃饭，看，都快十二点了。子晴，你是不是对他有好感？”

“呀！”花子晴大发娇嗔：“我不想说，我好困，我要睡觉。”

“你不说我不让你睡，想休息快点说。”杨建国把她两条手臂都握住。

“你自私、残暴、专利、魔头！”

“我让你坐下，但你一定要回答我的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余米高？”

“喜欢呀！他是我的同学，对我又好，请我吃冰淇淋，吃西餐呀！今晚的电影真好看，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笑片，哈！想起来还好笑呢！”花子晴坐下，双腿一伸，有多舒服就多舒服。

“你喜欢他也不行，你忘记了我……”

“你是我表哥，亲戚怎可以忘记。”

“但是，”他一焦急，脸就发红，红红白白，十分好看：“你答应将来嫁给我的！”

花子晴侧着头，凝望他一眼：“你面红，吃醋呀！哈！我还以为你不在乎我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已经回家睡觉去了。”

“你在乎，”花子晴举起手数指头：“你答应来我家吃饭，一共失约三次，你四天没去学校接我下课了，你在乎？我以为你早就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个表妹花子晴。”

“啊！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你在生气，想办法报复。”杨建国捏了一下她的面颊：“小器鬼！”

“报复？好难了。害别人自己又痛苦，不过既然你不理我，我下了课回家也是一个人，便和同学去散散心，各忙各的，自得其乐。没道理要我每天下午在家里数秒钟等你。”

“我这个星期的确很忙，你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不问我？”

“如果你认为可以告诉我，自己会说。我追问你但你不想说真话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管男朋友那一套我又不懂。”

“你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。”杨建国又捏捏她。

花子晴拍开他的手：“你不是男性吗？啊！我好困，明天还要上课。”

“你不想知道我在忙些什么？或者我正在忙着追求别一个女孩子？”

“追吧！去追个够！”花子晴打个呵欠，把杨建国拉起来，推他走：“现在马上就出动，失陪了……”

花子晴真是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她和杨建国已经有了十九年的感情，而且她的父母和杨建国的父亲，早就认定对方为

准女婿、准媳妇。

花子晴和杨建国虽然分别都有追求者，但是，他们都不花心，十几年两个的纪录都很好，偶然小俩口吵嘴，花子晴的父母和杨建国的爸爸马上出动拉拢，两个人不久又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

杨建国的父母多年前早已离婚，杨母——花子的舅妈，五年前已和欧洲一位贵族结婚，婚后定居英国，虽然父母分离，但杨建国十分疼爱父母，受父母的影响极深，特别是父亲，这几年父子相依为命，而杨父爱子情深，也没有续弦，把时间和心血都放在事业和儿子的身上。

花子晴很得大舅宠爱，因此花子晴从不担心杨建国会变心。

下课出校，余米高又追上去邀请她吃茶。

“不去了！”

“是不是杜月华不在，你不愿意和我单独出外？”

“不是，杜月华又不是我保镖。昨天又睡得晚，人很困，想回家做好功课上床大睡。”

“昨天送你回家才十点多。”

“表哥来查勤，东问西问，一点钟才把他送走。”

“你表哥没有难为你吧？”余米高很开心，除了花子晴的感受，他也知道子晴和她表哥的发展。

“为难？打我一顿？他敢吗？况且，我表哥从来不打人，其实他对我很好。”花子晴十分维护杨建国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昨天七点钟就到我家，吃过饭，我父母去看戏，他一个人等了我两个钟头，他关心我，才多问几句，噢！那不是我表哥的日

本小跑车？”

杨建国由车里出来，走过去，接过花子晴手中的书本：“子晴，这位是……”

“我给你们介绍，余米高同学，我表哥杨建国！”

两个男孩子握手，大家面色都不好看。

“这几天我事忙，谢谢你代我陪子晴！”

“别客气，我也没为你做什么，我一进大学便想认识花子晴，前两天还该感谢你给我机会。”余米高望着花子晴：“我的汽车停在那边，明天见！”

杨建国望着余米高的背影：“他喜欢你？”

“不是喜欢，是很喜欢。”

杨建国的神色很不自然：“刚才你和他一起下课？”

“不是一起，是他追上来。”

“但是，只有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？”

“杜月华说有点事，要留下半小时，所以我先走，余米高在我快出校门时追上来的。”

“他想用车送你回家？”

“他还没说，我也未想过。”

“如果我不来，你会不会坐他的车子？”

“我想一定会，坐汽车总比坐巴士舒服。我们站在这儿干什么？校门附近人来人往。”

“你怕同学见到说闲话？其实由中学到大学，你的同学都知道你有个表哥。”

“人家闲言闲语我不理会，嘴巴是别人的，我又不能制止别人。是我两条腿抗议，这样子还要站多久？”

杨建国马上拖她走向汽车。

一上车，花子晴便在表板下的格子拿了罐汽水，杨建国驾车是不喝饮品，不吃任何东西。

“余米高……”

“我不想提余米高，除非你對自己沒有信心又妒忌。”

“余米高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他不配我妒忌。”

杨建国扬扬脸。人人说他英俊，他也会照镜子，不过余米高其实条件也很好，比其他男生好，所以，他的点担心。

“最好不过，谈谈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几天人影不见。”

“妈咪和她丈夫由英国来了。”

“长住？”花子晴很意外。

“不，叔叔跟他一个考察团同来，想往北京看看，有什么可以投资的，最近中英关系良好。妈咪想念我，所以叔叔便带她一起来，这几天我都在陪伴妈咪。”

“舅妈回来了，没有什么秘密，为什么不让我爸妈知道？”

“是妈咪请求我不要说，因为当年她和爸爸闹离婚，姑姑和姑父都认为妈咪犯错，对妈咪很不公平。所以妈咪这次回来，不希望再和姑姑、姑父见面，没有理由要你说谎，所以便连你也瞒住，怕你左右做人难。”

“你现在不是说了！”

“引起你对我怀疑便不好，我是瞒着妈咪告诉你的。”

“你左瞒右瞒好辛苦啊！”

“所以我失约三次没到你家吃饭，林嫂怪我我我没有解释。”

“舅妈知道你常和我在一起吗？”

“知道，我都告诉她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也不想见见我？”

“她……”杨建国顿了顿：“想，她说回英国前，一定要请你吃饭……你肚子饿了，停好车我们先吃下午茶。”

花子晴无冰淇淋不欢，她正在吃一大杯雪糕新地。

“这两天你不用陪妈咪？”

“昨天早上她随叔叔跟考察团北上考察去了。”杨建国很孩子气，也喜欢吃雪糕。

“你妈咪由英国回来，一定买了很多东西给你。”

“很多，用的，穿的一皮箱。”

“她知道我们感情好，相信也还会送我一份礼物。”

“她……这……啊，当然有！”

“是什么礼物？”花子晴吮着匙羹忙追问。

“是，好象是……一件斗蓬。”

“斗蓬？”花子晴兴奋极了：“听说英国的斗蓬最著名，一定很漂亮，是什么颜色的？噢？”

“这……我也不大清楚，妈咪也没有拿给我看，大概她想留到和你见面时候才交给你，让你有个意外的惊喜。”杨建国眼睛一直望在杯中渐渐溶化的雪糕。

“这样说，我也应该买一份礼物送给舅妈。送什么好呢？”

花子晴用匙羹刮光了杯子，喝口冰水靠着坐位沉思：“送个别针，不好，她已经做了伯爵夫人，不会戴假饰物，真金我又没钱买，表哥，”花子捉住杨建国的手臂：“你一定知道你妈咪喜欢什么，帮我动动脑筋！”

“你还是消费者，不会赚钱，小孩子不用给大人送礼物。”

“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心意，我想到了，送她双象牙帆船，帆

船代表香港，好不好？”

“象牙价值不菲。”

“你不用为我担心，其实我是个小富婆，我有银行存折，里面有……你把耳朵凑过来——一共两万多块。”

杨建国几乎被她逗得笑出来，但还是跟她玩：“哗！你那么富有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财富的来源？”

两万多就自称小富婆，杨建国当然觉得好笑。

“可以，是正正当当来的，我没有受贿，是我十九年来的农历利是钱，存进银行从未拿出来过。每月有零用钱，看戏吃饭一定有你付账。喂！你有多小财产？”

“也不太少了，一万九。”

“哗！二十二岁了，大学毕业生，两万都不到，穷光蛋！”

“都是你，看戏吃饭都要我付钱，如果 AA 制，我也会是个小富翁，而且财产一定比你多。”杨建国看看表：“时候不早，我送你回家，过了吃饭时间林嫂又骂你……”

花子晴和杨建国手拖手，蹦蹦跳跳的回到家，伸手按门铃。

“你有门匙的，为什么按铃？”

“嘘！你靠在墙边，我拉你才出来，快！”花子晴喜欢玩，杨建国也和她玩惯了。

不久，林嫂来开门，一提见花子晴便叫：“又掉了门匙啦？一个月伞子、手帕、门匙掉多少次？”

“林嫂，别生气，我给你带了个人来，你一定很意外。”

“圣诞老人？最好给我带包盐，我今天忘了买盐。”

“啦，啦，啦！”花子晴把杨建国拉出来：“今天有人来欣赏

你的美味小菜。”

“哈！我早就知道表少爷来吃饭。进去，别烦，我要关门啦！”

你怎会知道的？”

“昨晚表少爷等你回来时和我约好，他今天再失约，我以后也不会弄好菜给他吃。”

“表哥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花子晴撒赖：“不好玩的。”

杨建国见礼、打揖又扮鬼脸。

“玩，一天到晚就是玩。十九岁人还扮白痴，人家十九岁已经做了娘亲，还……”

“还做了奶奶抱孙子，哈，哈！”

“疯言疯语，不跟你说，开饭。”

“不等爸爸妈妈吗？”

“他们有应酬，不用赚钱供养你这生骨大头菜……”林嫂边骂边进去。

杨建国拖她坐下：“其实，你怪不怪林嫂？”

“你是说她常骂我？不怪，其实她也是为我好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林嫂很疼我，把我当她亲生女儿。她是常责备我，她说：爸妈实在太宠我，他们又忙于事业，没有太多时间教育我，孩子一定要有人管，否则很容易学坏。”

“你怕不怕林嫂？”

“不怕！”她托着腮，一会说：“也不是完全不怕，怕她生气，有一次我把书房弄糟，盆栽都翻侧，她足足骂我半个月，又烦又厉害，怕怕！”

“表少爷，花大小姐，吃饭啦……”

吃饭后他们习惯到楼下公用花园散散步。

“舅妈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已十天了！”杨建国抓住她的手指。

“回来住多久才回英国？”

“一个多星期，他们准备回来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，叔叔生意多。”

“你明天会接我下课？”

“当然会！”

“明天陪我去买帆船！”

“好的，我先买好票子，明晚去看戏，好吗？”

“无所谓。看戏几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份。”

“星期六和你去的士高，去的士高就不闷。子晴，今天余米高追上你为什么？提议送你回家？”

“不，约我去吃茶。”子晴用指尖点点他的脸：“这话你喜欢听到的：我一口拒绝他。”

“因为杜月华不在？”

“不！杜月华不是我的保镖，余米高又不是食人兽。”子晴实话实说：“我拒绝他是因为你昨晚烦我，睡眠不足，今晚不想出去，想早点睡觉。”

“啊！如果你睡眠充足就会答应他？”杨建国酸溜溜的。

“也不会，我已经两天和他们在一起，没必要有第三次，毕竟我是有男朋友的。”

“原来你心里还有我！”杨建国可开心了，四处张望，见没有人，便在她脸上香了香。

“当然有你，十九年的感情，怎可以一下忘记。况且，你又

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。”

“我真的没有对你不忠，念大学的时候，有不少女同学追求我，不信问问你的师姐，我从来没有赴约。”

“为什么不赴约？其实有些女生也很漂亮。”

“我有你陪我，很满足；我要陪你，根本没有多余时间给别人。”

“所以，我不会单独和余米高或任何一个男生出去，除非你不理我。寂寞就要找消遣，对吧？”

花子晴和杜月华刚坐下吃饭。

郑子昌走过来，问杜月华：“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

“台椅又不是我们专用的。”那张台有四个座位。

郑子昌很愉快的坐下，只一会，他高举起手，又多一个男生过来：“花子晴同学，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又是余米高，其实看见郑子昌便知余米高定会出现，因为郑子昌是余米高的“死党”之一。

“请随便！”花子晴只是不明白，杜月华为什么肯答应郑子昌坐下。杜月华对追求花子晴的男生都很凶，她也不肯让人搭台，并会凶巴巴把人骂一顿。

往后搭台的情形也试过好几次，大家也会客套几句，或者谈谈学校、天气之类的话题。

花子晴不喜欢理人闲事，所以偶然郑子昌和杜月华交换一、两个眼神，花子晴竟然完全不知道。

每天下课，杜月华不肯和花子晴一同离校，她说不想做电灯泡，花子晴也深信不疑。